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高陽冉棠重

藝文志

書

與陳心吾書

劉松

僕記往年奉命嶺海便道過家辱先生顧念特添厚所以誘掖獎諭之者然其所以望我者天遠遠

泰和縣志

卷

書

一

以來忽忽三載循省商說傷然若驚惟先生學領能鉅才名逾五十年其亭榭之所沾溉多矣是宜乘時際運以發舒其所未試振揚其所未施固吾黨之所屬望亦先生所嘗自負而不遂已焉者往者嘗一被薦入承明矣顧乃厚履深潛逡巡退避諉以年邁拂衣徑歸遂使後生末學無所資藉者得以攘袂奮臂於其間吾壹不知天用才果何如也若某者切厚頽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軸流播郡邑聲後彩鈞炳風雲時時幅巾野服翱翔山水間門生子携



似先使人望而敬之狎而愛之豈天之於老成固
之以重鄉邑而幸後學者不然豈偶然之故哉抑聞
古之君子其出也將有以行其志其隱也亦將有以
其言言非徒言也視凡世之有美行者必揭而昭之
使昭焉如日星之著而不揜也有隱德者必發而揚
之使烈烈焉如椒桂之芬而不恩也居一鄉而使一鄉
之善無所遺居一邑一郡而使一邑一郡之善無所悶
又推而至於天下而天下之善亦舉不至於迷且闕焉
豈非君子之所務哉抑言之所當務也大矣今姑以吾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書

二

一邑耳目之所及者言之其山川城池邑居與夫仕宦
爵里名物之類自前宋以來具有志書最後周文忠公
亦嘗修之其凡例固可考也入元而遂廢然八九十年
之間士之由科名躋顯達者固有之矣守節義伏幽貞
治經術攻文辭而抱材藝者又豈無其人哉以至山川
靈異之顯晦城市廨宇之廢興官稱名數之因革土產
風俗之美惡若是乎其不一也顧獨未有捫然操筆而
書之者爾况後乎宋季之紀錄有所未備其前之所當
書者自罹變以來亦往往化為灰燼蕩為泥滓而不可

矣昔武岡知事周天與與先君子嘗銳然欲哀
代之書不幸志不遂而亂作未幾相繼淪沒若某雖
竊有志於今則驅馳羈絆於職役固不能有所及矣惟
先生蓄稽古之邃學積經世之雄文又嘗接聞先輩之
言論山林日長齋閣清暇幸推紀載之大筆發而試之
則輯以成編宜無辭讓使於是而不亟思有以成之則
失之益遠傳之愈訛求之愈
其圖之某自去冬十二
月徃山東今年四月還京
末有北平之命八月二

泰和縣志

卷三十

書

三

十一日到官力微任重
惴惴憂懼之日奈何奈何
有可忠告者無吝批示一二庶其警憤昏而慰孤寂也
某再拜

劉尚書集

編修館與總裁方先生希直書

周是修

纂言開館者君上之事也敬事後食者臣子之道也立
綱陳紀量材任事者總裁之職也旁搜廣掇詳悉無遺
者同寅之務也先生以文行純誠黼黻聖躬首承明命
獎率善類領袖斯文足為名教之光不負士林之望實
千載而一時此衆人之言也如區區者賦性疎坦為學

膚然嘗潛心追討或有寸得又不喜輕自售露以為古之學者為己故中心退然不求知於人然或間有默契而頗相知者又未嘗不深感而長存之於心也曩者王官均蒙勅問忝在異等之列未幾又有入館之命得陪諸君子函丈之末靜而思之自非一則受知於皇上二則見察於師友類應其能然乎當創始之秋輒辱先生之知而委以稍修德性一類以備呈覽非敢辭也然愚嘗請以德性同學等數類併考之則得以校量輕重而彼此自分不致叅錯未之允許乃僅以羣手所取所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書

四

謂德性者畧加續述不遇且視其矩矱隊仗若此可否如何耳然自好自用者固不能無側目於其間者矣且初以摘句取義既而又以成章取法夫成章之法既行宜摘句之義不侔也為此事者惟當集衆人所長以君命為重以盡己為心鋪陳布置不厭百改期底於度而已又何可以一時得失計而為之許與哉况今者大綱未立羣論雜出未見止歸而又蒙先生不鄙委以同考史類殊荷受厚夫考經考史固皆事也然以愚見今采書未有涯際且促諸公勤力廣取俟正旦之後稍見次

第則擇可者數輩分類整理既畢則又互相檢刷戒約
僞見疑似必舉而折衷之然後總裁先生通加揆正則
衆長畢效矣又况是編係一朝之製作必不宜踐古人
之成迹而效其臆捧也今凡例若每章而居然書之然
後注書名於尾則不異於萬卷菁華之屬矣若每類居
然書之然後左右為其事則不異小學與真西山讀書
記矣且欲御覽有益必得開卷了然易見然後為便豈
若學子誦數十條然後見右為某類乎鄙見如此常願
過從細議以於所教又不得良間茲以嚴命所臨無以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書

五

自達聊憑楮墨少抒愚衷亦恃以先生之見知而亦自
以知先生者決非若餘子之勢交利合貌同心異反側
莫據者所可同言而語故不覺其醜縷幸察而諒之

芻蕘集

與洞弟書

梁混

今年春公延書中微示相規意未知吾弟然乎否也別
幾兩載聞吾弟作文學書駸駸乎不類舊常混甚喜而
愧弗及也使吾弟挾此以步武文場延譽縉紳即未嘗
不可矣然此特今人事非古人之先務也蓋古人之學

修行為本文藝事次之若違本而事末雖綴班馬之文
辭亦何足美哉今有一人焉孝弟行於家為謙表于里
闔持身如珉璧惟恐或玷學問又甲儕輩必有揚之者
曰某不可以尋常目之也將不亢其宗乎又有一人焉
磬裂古作挾拾陳言抽其華置齒牙間為取青配白之
文畧可人意見庸人瑣子輒號于眾曰是有學者也已
亦以庸人瑣子自負悻悻駕人慢師友輕同列甚者藉
虛聲為階利之媒躬為市井之行而不顧必有疾之者
曰某肆行可恨也將不危其身辱其親而莫之救乎

泰和縣志

三十五

藝文書

六

嗟乎始之立心理欲之幾判不容髮終之成人善惡之
歸曼隔千里矣雖然牛山之木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誠
可哀已然豈無日夜之息雨露之潤哉未必終濯濯如
也苟能申桀矍戴仁義以檢身寡嗜慾以養心則有不
君子之歸者蓋渺矣又何古人之不可追哉近以事
至京師于親表中聞吾弟行事將有類所云後一人者
意果言之者真耶抑傳之者妄耶吾叔之盛德不宜遽
有是耶察方崇其咎于混曰汝修撰兄與洞不相知者
才德年矣汝素與之講學又亟稱其賢今若是今若是

不書而誰言嗚呼混尚得以無辭乎嘗記先叔府君
臨沒時執混手曰汝兄弟皆宦途人惟一子莞然其成
立未可知也此時叔母與吾弟皆在側吾弟雖聞之不
如混知其言之可痛也今吾弟雖知其言之可痛而混
兄弟遠在天之涯地之角又不常得相親無分寸之補
矣然則今日聞而不以告者不仁也知而不能改者不
孝也此咎將誰執哉以吾弟之聰敏宜必有所思當求
其如前一人者去其如後一人者則祖宗父母幸甚兄
弟幸甚衆又曰聞令弟負剛氣者也手子書其不口練

泰和縣志

二十五

藝文

書

七

之如泥不止也混曰吾弟非越人閔弓者混固當涕泣
而道之餘不暇計然此不徒為吾弟陳也有猶子曰果
者亦以是告之

坦菴集

士習書

附

唐伯元

吾述民風而獨詳于士責在士也今之士亦古之士也
而習則殊其孟子富歲凶歲之說乎夫三代以後凶歲
日多富歲日少若西昌之士大率如向所論則今之士
而猶古之習也宜吾之詳乎其論之也然吾猶獨惆悵
于士之生于今者其習雖猶近古而或以淪落不聞于

後特為之補隱逸遺傳若干言則誠悲之也雖然吾之計過也邑士之可悲也不獨今日然也稽宋泰定間邑有蕭漢中者嘗著讀易攷原新安朱氏升至嘆為古今絕學獨采其書傳于世乃今邑郡志及邑中故族遺書其姓氏至不可攷則士之以失遇而不傳者今昔共之也夫士能為可習而不能使其習者之必傳也而我若有不平於其心是將使此邦之士習不古也嗟夫士也而可不慎其所習哉經曰習與性成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性者命也習者所以立命士而無以安身立

泰和縣志

二十五

藝文

書

八

命得志則快然見之顏面不得志則戚戚若不可生如士何其原生于習之者非也昔者孔子之自名曰不怨天不尤人其稱顏子曰不遷怒不改其樂其語仲弓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孟子亦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此所謂安身立命者也凡皆習之為也故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朋來而樂不知而不愠彼其所習者素定也抑吾聞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夫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中之難執也堯舜禹憂之至于孔子之時則曰民鮮能久矣雖然五典五禮

三百三千夫非自天命中來耶夫非中之則也性之
謂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不勉而中者也修之之謂君子
尊德性而道問學敦厚以崇禮習而後中者也故習也
者習以求至乎聖人者也習以求至乎中者也何也中
擊言也求中而不慎其所習不為卑卑之行則為窈窕
之談胥失之者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吾之所謂習者
其養之也有道其推之也有方其為之也有序歸在約
之以禮而已矣道也者不可湏臾離也禮也者不可湏
臾去也孔子生於亂而獨慕夏商周之禮雖以杞宋之

無敬猶能學而能言之方幼時好陳俎豆長而問禮于
老聃仕而問禮于太廟或問禘之說輒退讓不敢有知
見武王周公所為郊社宗廟之禮則嘆曰治國其如觀
諸掌乎吁何其尊之至也他日論仁曰復禮論學曰約
禮至於雅言則惟詩書執禮詩書所載孰非禮也執之
云者可貴可賤可殺可生而禮不可踰之謂也彼門弟
子之所習又可知已故曰以禮制心又曰制禮以治躬
又曰為國以禮君子之于禮也終其身而已矣是故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蠻貊之邦行矣齊明盛服非禮

不動則天地神明亦望而敬畏之矣禮之為言中也也
也者和也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矣若夫質勝則野
文勝則史一失焉則為夷狄再失焉則為禽獸如士何
故習也者習其所以為士也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修
身見于世士之謂也其所習者然也是故可貴可賤可
殺可生獨立而不懼不見是而無悶故曰妖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則安身立命之準也嗚呼吾觀
民風于西昌未嘗不嘆魯之多賢也及讀諸賢遺書而
尚論其世又未嘗不嘆周禮之在焉也今天下談新學

泰和縣志

一十五

藝文書

十

者方竒莊周糟粕之說其流必至喜迷謝顯道本屑之
喻前輩往矣後生輕佻且曰前之人無聞知其防一瀆
而士習亦隨之漸可觀已吾愧無補于西昌而不能不
為西昌懼也故特書以告來者之多賢迂我躋我則在

此書

萬歷志

按此乃示俗之書當入誠諭內今姑附此備考

上趙韞退觀察書

王愈壘

以幼遭多難落魄坎壈世運所及念非其旃自取故不
言乞憐於人懼其無故受厚恩不能報重使跪心不盡

念人之乞憐於人大抵為窮餓計爾得之不得
右限量况不得亦未必遽為溝中之瘠至于利害切生
死則休戚相関之人有時掉臂去之惟恐其相及若塗
炭垢膩之不可近雖大聲疾呼徒增詬詈何益乃於未
嘗求乞之中勢分懸隔又非有先世故舊無端受生死
大恩施及舉家如執事之於愈擴者固宜如何報也因
憶往事今十八年矣想執事視愈擴不過如牛羊之彘
鯨如蟲豸禽魚之及于水火偶生悲憫遂垂拯援非謂
其才氣果有可取將貯為藥籠中物又非以愈擴能為

泰和縣志

二十五

藝文

書

十一

左顧之龜啣玉環之黃雀雖愈擴廿年以來朝夕念之
執事胸中久已忘此事且不復知疇昔受恩之衆有王
愈擴其人者今雖圖報未能重舉往事為執事陳之歲
戊戌愈擴年近二十嬰木索赭衣行市上將就死刀鋸
竟不自知忽棘閤同舍生有面善者見而哀之輒喟然
曰此子生髮未燥以孝義至此耶淚隨言下擴始悟身
已陷大法不得活時方向暑獄中大疫癘囚死者日數
人耳目鼻口及二便皆流血臭穢不可言狀囚死須報
率停屍二三日愈擴既與為伍暮薰蒸亦遂委頓念

不死于刑其死于病決矣擴死則老母必涕泣死老祖母無人養亦必死老父則固欲死者流離他鄉聞卵破巢覆其趨死尤速不意執事憐愈擴持檄出之所司故違其期出獄時已病甚不知人鄰人募獄卒以薄板舁歸危殆者數四越百日始杖而起是愈擴之得比于人數延及今日父子兄弟一堂保聚者皆執事之賜也執事仁心及物自湖西三郡以至他處其之死而生受恩如愈擴者若干人然感恩圖報者不一二見即愈擴亦不過言之于人矢之于心爾徒然未能酬萬分一也施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書

十二

者難報德者尤難古今浩歎擴深自慙負無以自殊於人人每一念及起立徬徨愈擴方逃死魚腹奔走于衣食執事正席優處尊其何能報庶幾執事所臨凡顛連如愈擴比者皆獲更生百尔君子聞執事之風一齊興起是則擴等受賜之人雖無以為報而執事之心固已快矣愚公移山付之子孫愈擴不遇執事此身已為烏有況子孫耶其能報與否愈擴終不敢自必也

竹亭集

上魏勺庭先生書

王愈融

年二十始知求交當世君子以自益心疾制舉之文

子歲與桐城方君素北坐舟中素北道先生之賢不
口繼侍 先生遊益知先生文章德行傾海內於

年少後學竭力成就之不欲使天下有遺才嗚呼先生
用心如此雖千百世後聞其風讀其文章猶將觀感奮
興况生同時郡邑相比隣其誰復甘自棄者融嘗嘆古
今未嘗一日無人才其無人才者顧所以成就之者未
善耳木生於深山良工器而財之或以為樑棟或斲而
小之為槃几登於明堂折於樵牧之斧斤踐於牛羊則
其用與藜藿楚茨等今天下卓犖有才之士上焉者無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書

十三

有以求之下亦無人相與成就卑者日與庸夫俗子講
求章句高者名譽所在趨走惟恐後或以名義為勢利
或剪綴古人已成之經濟以為文章同類推許高相標
榜及一旦授之以事與之決天下之大疑定天下之大
變則瞪目駭汗不能措一辭嗚呼此何足怪也先生養
晦深山三十年與兄弟朋友相講求者積之已厚融間
讀先生所上郭公書曰欲使一立言間功德並具偉哉
斯言蓋自古人有三不朽之說而後世功德言遂劃然
分為三好名之士聰明才俊之徒則又惟立言是務有

若言高者縱橫無紀顯然背德與功而不顧身之安危
為道德經濟之言餘為迂疎其實一無所有者故
下之立言者盛而德與功之衰也久矣先生之言言
德言其功也其言有功德於人可以使人自進其德而
自成其功孟子牽牛一篇所評註亦既見其大凡矣融
私淑先生久不能負擔登翠微峰四拜勺庭堦下去秋
融得親見先生於水雲菴中議論累日夜則皆所謂功
與德並具者退而嘆息未嘗不當食而忘寢而不寐也
自唯庸鄙無似欲效門下逡巡不敢出口既而自思
泰和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書

十四

先生于後學如大地之化醞釀亭毒春氣勃發萬物向
榮于是激而為雷霆散而為和風時雨桃李蘭芝松柏
之屬咸相長養下至藜藿楚茨無名之草以求潤澤于
門下先生其肯許之乎先生所造就士多賢其於爐冶
足當先生之薪者凡幾輩融亦願藉先生交之

竹亭集

題跋

題俞公書匾後

卓洵

慶元丁巳春正月洵冒注太和涉冬始克之官是歲虫
旱即委官檢覈通減租十有二明年春蕪旬不雨邦人

昔洵率僚友走羣祀每旬必獲迄用有年又明年
之亦既再稔矣每念此邦地瘠民貧負郭田最先
旱嗣致迯徙先是相原隰訪水利得小江一道發源于
西北之武山東行四十里逾松陽臺陂涉李大步了頭
注沿溪以合于大江江流濬深田勢高絕非巨力不可
得水則喟然嘆曰是所謂人旱非天旱也乃隨勢高下
營剏陂閘務瀦洩以便灌之秋九月鳩工明年正月訖
事其土石竹木畚鍤之費悉從官給未嘗以
銖粒病民凡溝洫之廢者復之舊所無者則
泰和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題跋

十五

賈諸民以開導之民既樂成適計使華文夫卿俞公繇
本路憲改除擁節行臺艤舟快閣以邑人之請攜幕屬
臨視喜見顏色且特書四大字以揭焉洵既念民之勤
忻事之集而侈公之賜也復命工勒寘于閣上客有論
其事名曰禹疏九河而功成不伐而區區鄴令乃以引
漳得名于今所建視鄴為甚多顧乃持以自伐得毋與
盡力乎溝洫者異乎洵謂方今聖賢相逢恢張治具而
大江以西刺史守相莫不務行寬大推廣上意新措斯
於太和之域故銅墨小吏得以勉修其職不失其名

不然書惡則怨書善則掣其肘雖有鄴令百技將安施
況且為之特書大書哉然則是蓋上官之澤而非詢之
所敢私也抑嘗聞之君子小人其為澤要皆有繼而古
人事業亦貴于先後之相頌故芍陂之廢以王景修而
召信臣遺跡亦有待而後誠使來者究心常如今日因
弊損益務在及民則是澤之被雖百世可也豈特五世
而已哉故附其說于下方以廣上意云

宏治志

書山谷黃太史題醒心詩後

劉崧

右山谷黃太史題醒心軒絕句也軒舊在西昌慈恩寺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題跋

十六

天王院之修竹間其以醒心名之者太史也太史以宋
元豐中來宰是邑暇日徃徃探竒幽脩然以自嬉於塵
埃之外若聽泉觀山寄情快閣賦東禪之息軒題石臺
之雙清皆其一時陶情寄興之所及至於豁然開視屬
望夫禪門之切至則未有若醒心軒之云云者也於是
去之三百年矣顧其山水之高深者今猶昔也而亭臺
之勝觀與夫碑版之煥爛者已忽焉如飄風抉電之不
可復見矣則夫盛衰興廢相乘之機又豈不係乎人與
其時哉有本彰字洞然者故儒家梁氏子蚤從雲山上

人學... 著... 卷三十五
春平... 倡... 慨然... 也審矣... 熟之故... 傳之將... 文章之... 以不泯... 生也後...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題跋

者庶幾乎能... 書太史詩於前... 劉尚書集

題劉崧官誥後

陳謨

妯友劉崧子高有令于士... 誥及所贈身後... 予識其後始子高... 中六年授北平... 釋放還家及權... 奸伏誅奉敕符... 取到十三年正... 月

部侍郎五月以人神有變特命致仕十四年二月復起授國子司業四月卒令有司備禮棺殯命奉御唐壽以牲醴致祭焉嗚乎使子高幸而以職方歿以憲副歿可以為卒官未可為卒壽使子高不幸而歿放還田里之時可以為卒壽未可為卒官今也一起於權奸誅鋤之後而有侍郎之除再起於特命致仕之後而有司業之名雖司業不席煖而褒卹祭奠眷資彌厚在當時為難得在西昌則一人而已謹題其後以歸士為寶藏之

康熙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跋歐陽氏族譜

尹昌隆

歐陽氏為吾鄉望族前代衣冠蟬績載諸郡乘信有足徵國朝以明經擢科者又踵武相接今允賢助教國子允俊復入翰林為庶吉士其所樹立行將焜耀於世矣嗚呼吾郡之故家望族非不多也然其允嗣之傳悠久不替卒莫歐陽氏若者何哉蓋積累之勤者固有以裕其後而繼之善者斯有以亢其宗向使淵泉之源壅而不浚詩書之澤涸而不流則能不夫其信者亦幸矣矧

口有光於前聞人哉予觀歐陽氏族譜大若三若俊氏

其成有君子其者之風而其子侄昆弟又皆循其
禮度此益善承其世德者也其傳世之永久允宜哉
元俊示余以宗譜予故書而歸之

訥菴道稿

題蕭氏慶源錄

尹昌隆

素所文物之邦自唐宋以來衣冠右族不可一二
其遺澤保其姓氏者已不多見求其克自樹立以不
其世業益振大其家聲者幾何人哉今觀桃源蕭氏
慶源錄自梁國子祭酒子雲而下簪纓科第焜耀後先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題跋十九

晚更喪亂至斯和斯賢兄弟又俱以詩禮紹先德忠厚
立門戶鄉稱善人君子斯賢再傳至德顯德嘉德通德
贊兄弟則又皆聰明俊偉足亢厥宗本枝繁衍且至二
十餘指詩書之澤何其逾遠而逾隆歟雖然積善累仁
以立其本發其源者前人之功也種德值義以培其本
嗣其源者後人之責也前人之積固能致今日之慶而
他日之慶又豈不本諸今日之所積歟蕭氏之子孫尚
其勗之哉余與德通世為姻戚且同遊邑庠又嘗同仕
京師別去不相見數年今年春予自北平來朝適值

通於旅即間勞權若平生辱示以其先世慶源錄余故
讀其簡末以勗諸嗣人云 訥菴遺稿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楊士奇

憲黃文節公庭堅書戒石銘有呂忠穆公頤浩題識戒
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
縣皆刻石真公署之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高
宗紹興二年六月復頤庭堅所書摹本於郡縣命長吏
刻石置坐右是時軍旅之務方殷廟堂日不暇給而能
用意於此可見君相急於所重而民心所以不去宋也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二十

忠穆前年九月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少保尚書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奉詔都
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加鎮江開府七月召還此當是還
朝後所題於今二百九十有五年矣當時郡縣所刻石
者今多不存余猶及見士大夫家所藏建康及紹興石
刻拓本此本莫究所出而忠穆九世孫大理少卿升間
以見示為書其後以歸之 東里集

書歐陽臨淄傳後

楊士奇

陽日新先生西昌前筆巨擘也士奇生晚不及識獨

角時聞於族姻老長道先生事為教其至今不
者曰先生十餘歲從學陳海桑于清節書院凝然羣居
中讀書作字心不外馳諸生以弄事百方挑之未嘗一
顧者其書冊獨行道間步履徐貌如有所思者道
傍者嘖嘖指以語其子弟曰若曷為不然哉稍長日
以行業就吾家質望之平洲諸老先生天分絕出諸老
皆集為之傾寫每至未嘗以事廢講論卒抵暮或夜盡
二燭始送出康山長宗武汲汲以成後學為事延先生
家塾命諸子從之學而親與先生相講說確切於是先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二十一

生所造詣沛然矣一時儕輩有志於學者率就先生執
所業至正丙申江西行省以鄉舉選士吾州舉劉子高
及先生楊氏諸老及康山長饒之快閣之上時劉先生
聲名已勃勃出江右望之曰二賢皆得薦而日新當前
列既別山長竊嘆曰惜哉日新所稟甚清然不若子高
異時遠到也後所云皆中天兵初下江西吳去疾為吾
州稱先生為第一流人首薦諸朝吾州之士仕天朝自
先生始士奇十二三習為舉子程文先伯吏部公愛而
之數曰使汝得歐陽日新為師一第俯首取無難也

自是日訪求先生之文而讀之蓋數歷兵亂不可得僅
得其所試中詩經義及序記書辭數篇其論議根據精
彩發越反覆誦詠使人有手舞足蹈之意此士奇所為
恨生晚不得從門道執業之末然是時抱生晚之恨者
豈止士奇也此傳載歷官行事頗詳輒附余所聞一二
事予後庶幾小補之云

東里集

書胡氏先世二記後

楊士奇

於此編修蕭鎡以其妻之弟胡重宣過余且出胡之先
世得楊文節公作福榮堂記滕學士作後榮堂記余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二十二

受而閱之為之嘆曰故家世族文獻足徵若此者鮮矣
吾於此有可頌者焉有可敬者焉宋光宗因慶其親而
舉恩於天下之為親者鄒孟氏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此可頌也胡公自金陵徙吉而折為三伯居廬陵之
伯夏忠簡公銓其後也仲居泰和之南岡慶歷進士朝
奉大夫衍其後也季居泰和之黃漕南城縣丞箋其後
也凡族之蕃者必分分則盛衰愚良必不能齊胡氏三
族其詩書相映衣冠不乏此可敬也文節之記為南城
修於今二百四十有六年滕公之記為南城之後裔

作於今百十有六年。南城之後有徙社溪者矣。而子孫至今寶斯文不失。又可敬也。然有可慨者。烏徙社溪四世至文。可號可山南叔之父也。文丞相禮為上賓。從勤王至海上。及元盡得宋天下。可山季弟號靜山者。誓不負宋。竟以不屈被殺。余童子時。鄉人長老率能道其事。歷歷然在元時。諱言之。故家譜不書。郡志不紀。史亦無錄。卒不白於世。嗟乎。豈非尤可敬而重可慨乎。謹附見其事於二記之後。

東里集

題蕭氏瑞芝詩文後

楊士奇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二十三

桃源蕭惠聚以運賦來京師。將歸持鄉先生所為其家瑞芝詩文十首屬余題其末。蓋舊簡歲久不存。其九首出於迺父安正所記憶。瑞芝記一首先伯祖上簿公所。作則余錄諸家集以授之者也。當元季兵亂四方塗炭之際。安正之父斯和富而好禮積。而能施屹然以保障其鄉。自任卒之。其鄉無寇盜攻剽之為父子夫婦相保聚。如平時。此芝所以發祥而先生君子所以作為文章。稱述詠歎累累其盛如此也。其光遠而信後。豈有窮。夫事以文顯。文以人傳。不知其人。讀其文而欲信之。

疑難矣當是時江右文物盛於吾州諸先生君子或仕而既退或隱而未出旦暮聚處相與切磨頡頏所自樹皆不肯苟且在古人下姑即是集所存者而疏其畧焉康先生字宗武從游吳文正公為高弟學行醇實為慶洲書院山長齊魯閩陝之士多從之游傳其學者徃徃去掇高科為顯官學者稱盲山先生王簿公字公望先待制冢嗣學者稱望之先生當時文學之高古操行之峻潔表然鄉邦不可以第二在朝如虞文靖公歐陽楚文公叅政相臺許公皆甚推重自劉先生以下逮際皇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二十四

明混一海宇始出仕劉先生字子高後更名崧起家職方郎中尋陞至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致仕又起為國子司業其盡誠敬以事上謹於職任務當大體其卒也高廟為文際之兩王先生實伯仲沂字子與嘗以說書徵授同知福建鹽運司未赴以老罷歸矩度嚴肅辭氣溫裕學者敬而親之稱竹亭先生佑字子啟初為監察御史陞廣西按察僉事知崇慶州所至鋤奸植善風槩凜然歐陽先生字日新為臨淄令其政寬簡而重禮教有古循吏風楊先生字自立羅先生字子理鄧先生字

崇志三先生布衣時為金石交時稱楊羅鄧砥礪卓絕
冰蘖不過其將仕也相與約曰吾徒幸獲事明天子行
或織芥有忤古人復何顏相見哉其後楊先生自吏部
主事四遷通判杭州府羅先生為真安府同知鄧先生
為四川鹽運司經歷三先生居官雖造次隱微之際必
在於所學其卒也皆不畜一錢以遺其家張先生字子
台差後出為丞於蜀其治民以平易而持已介然嗚呼
之數先生者其所樹卓卓如此夫惟不言言必有微蕭
氏斯文之著夫豈偶然之故哉余少時親睹劉先生以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二十五

下數君子與安正往還契好甚厚每游桃源山中必遇
凌雲軒留止數日極懽然後去要之不獨文字之交而
已然則覽斯文者蕭氏先德之徵西昌名賢之裛安正
交游之盛概可見矣蕭氏之子孫其世世寶此勿壞哉

東里
集

題嚴氏族譜後

梁潛

嚴氏本宗譜一帙上下凡十有八世其十六世孫元晏
所修輯也今翰林侍講楊君士奇為序之詳矣翰林庶
吉士王君直又俾余識其後余頃自秘閣樓內藏古今

典籍見吾泰和郡志數卷亟取閱之知吾邦前世文
忠義之偉可仰慕可誇道也及究其子孫之賢不肖克
紹其家者又不能不感慨而悲嘆焉於乎盛於前而莫
繼於後古今皆然也所謂可仰慕可誇道者嚴氏其一
焉嚴氏之先有諱某者仕宋為本邦尹時西境寇竊發
來攻城尹教邦人為捍守計城賴以完鄉之故老猶能
傳道其事今其譜不載獨畧見於郡志蓋元晏所修譜
止及其本宗惜未覩其全也然胡忠簡公銓所為萬頃
先生退齋記及挽思晦詩則郡志所載與譜合萬頃即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二十六

元晏十世祖思晦又十世從祖也方忠簡以直言忤奸
檜被黜一時故舊皆畏懼無敢往來者獨思晦無所顧
且以其子托婚忠簡忠簡挽思晦詩特識其事讀之見
古人交義凜然也予自揔角與元晏同挾冊從鄉先生
曾原友授書見元晏之長大篤厚而孝友固已知嚴氏
之澤為有繼矣子舅氏御史君以貢舉來京師一女方
提孩囁家人曰親表中孰有如元晏謹厚者嚴氏之後
必大我且去苟擇婿吾女其必歸嚴氏去今二十年元
晏已有孫森然家益盛而御史君之歿久矣獨念其知

元不亦如此也於乎吾邦之世家大族如嚴氏者
少然能有子弟如元晏者幾人盛於前而克繼于後將
不在茲乎嚴氏之寢明寢昌吾又有以卜之矣故并書
以識之使其子孫讀之有所興起也

泊菴集

書南溪蕭氏族譜圖後

梁潛

蕭氏五代時有諱球者由金陵徙長沙球生軍巡判官
覺馬氏之亂覺徙居吉之永新遷泰和之禾溪子茂貞
遷廬源茂貞子漚又遷廬灘漚長子大承事始居南溪
自球距今十有六世而居南溪者十一世矣承事五世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二十七

孫鵬舉始以薦為蘇州府同知歷山東都轉運鹽副使
蒞官廉潔終身嘗修譜於其先世有以弟後于兄者數
人相循不改君皆舉而正之於乎其為譜如此其行事
大槩皆可知矣然自君之歿五年于此矣其弟鵬翔不
忍歿其兄之善以其譜求翰林學士胡公為之序學士
君與運副交厚因序其譜而著其行特備使觀譜者讀
其文知運副兄弟之賢而蕭氏之所以為盛者在此而
世之為譜忘亂乖謬不知正之反竄竊移易以自誣者
可嘆也哉鵬翔以運副君之孫準後其子叔炎學士

又為改學名為封其不忘情于運副也如此因
之于以見二人者交道之至也

泊菴集

跋西園翁傳

梁潛

西園翁居城西予家又在其西柳溪之側有畦數畝松
竹雲霞渺然如巖谷之幽此先君畦樂公所以朝夕吟
哦放情其中者也翁之園廣不盈畝跨于通衢種蔬藝
藥其香郁然行者嘗側足而望其園中蓋其所適迨與
先君同然也先君喜飲翁亦以酒自縱故二人者常相
往來草屣苔徑見履齒之迹累累然者非翁即先君也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二十八

翁今雖已老猶痛飲豪譎而方壯時獨先君不作矣悲
夫翁之學最篤往年受經於三華蕭先生之門其時予
為童子尚未知學也翁以其學教于鄉者幾三十年而
予仕於時周行天下列官于朝者亦十有五年矣追念
往事恍如昔者忽得亡友楊之宜所為翁傳讀之益有
感焉因書以識其後蓋距之宜之歿又一年矣

泊菴集

題劉州判墓銘後

梁潛

泰和劉君仲啟前吏部尚書槎翁之從子也尚書公雖
接物和同而中情極簡重少許可然獨愛仲啟仲啟判

陝州時以事速至京師事不白公即為廷白之仲啟少
負奇氣好持弓乘馬嘗羣獵窮山中遇猛虎獨前格殺
之心以此自壯既而折節讀書從尚書公及其弟東園
先生講學稍就砥礪而其材益振施之於政沛然也然
人常稱仲啟在州時一事云州治舊有邵公祠祠有恠
嘗夜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邵公也不敢
近仲啟知其恠從祠傍搜之得二老狐殺之俄又見池
蓮色鮮艷殊常即命拔去之池水為之赤恠遂以息蓋
州人道其事其家僮輿隸亦云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又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二十九

為之傳甚悉於乎亦異哉春秋左氏所記恠異事甚衆
後世未免譏左氏之好恠孔子不語恠豈以其易惑而
難知也老子又以謂至治之世其鬼不神然則使前此
治陝州者其賢如仲啟恠且不作矣仲啟既甚英猗又
得尚書公昆弟振育之其為治必有異績惜州人不之
知獨傳此異事事之異者固足以動人耳目獨不知仲
啟于此偶然耳可稱道不在此也仲啟之孫鯉舉于鄉
而來示予以山東按察僉事晏彥文先生所為仲啟墓
銘獨于此有慨焉因題而識之

跋篆書千文後

梁潛

今之篆書大率本秦人小篆也始皇初併天下命李斯
為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而取史籀之大篆者省改焉
故其字差少多假借以通其用漢許慎之為說文本之
此也然孔子之書六經左氏之述春秋傳皆以書契本
之倉頡以來文武周公之舊故其字未嘗簡於乎亦本
之六經之備而專從秦之省改斯無足怪者許氏之為
說文本之斯之省改而不知有文武周公孔子六經之
舊抑又何也幸而六經之存自可考見而彼之所省者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三十

無害於經之全也學古之士其尚考之於此乎抑有能
擴而克之以臻極其體用之全者乎吾同里生劉彖喜
攻篆書吾愛之為求中書舍人陳公登所書千文俾以
為法因又告之以此雖然三代之典章文物湮滅於秦
而不可復見者多矣又豈獨書之一事而已哉

泊菴集

題蕭子喬行卷

梁潛

昔東坡以燈照壁自寫以問人識與不識皆知其為
坡予嘗於此而疑之彼嘗識東坡者固知其東坡也
未之識何從而知之然又以謂如東坡英偉豪宕之氣

固何待審其眉目之似而後得之耶子喬善寫真其來
京師所遇無貴賤老少凡道人劍客書生小子之形狀
所寫輒似試為子寫小影子不能知其似與否以問人
或平生之密顧嘗視而莫寃或偶然過者一見而即知
其為予予不知其為何說也因仰而思之豈翫而寃者
即其形之似彼倏而是者固亦得其神之妙也形不可
不似神在似與不似之間尤難能者而予喬能之矣其
為技豈不良也哉予將屬予喬寫林壑之幽趣貌烟雲
之遐蹤于其還也書此以贈之而遲其重來也

泊菴集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三十一

郭從陵復姓卷跋

周是修

邑冠朝郭君從陵既由陳氏而歸其宗矣直史蕭君坦
行雅重其誼輒為文以紀之聞以示予予申之曰復姓
古禮也孝德也士君子之善行也知古禮之不可違孝
德之不可失士行之不可薄者則雖蒙鞠於他族承祀
於他族受業於他族成名於他族姓固不可以不復也
姓不可以不復則從陵之歸其宗非昧恩於陳氏非
義於陳氏也政欲使陳氏之族姓純一而不亂也欲
古之禮也欲全孝之德也欲不愧於士之行也然則

陵其賢乎哉尚勉之以新大振于郭而猶毋忘于亦哉
書此以為從陸英亦以驅後世惑

芻蕘集

恭題仁宗皇帝賜侍讀梁潛詩後 王直

右重陽冬至日二詩賜翰林侍讀梁潛者皆仁宗皇帝
御製永樂十五年太宗皇帝復巡幸北京仁宗皇帝在
東宮監國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
奇時為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臣潛亦兼右春坊
右贊善皆留輔導仁宗皇帝緝熙聖學道德日新而充
篤意文事臣潛忠亮清謹學問該博而文辭雅正所言

恭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詞

三十一

多辨於上心上深重焉二詩是同時為者皆上所自書
觀詩之所云則知臣潛之所受賜不苟然也明年臣潛
坐累赴北京以卒而諸子不在例於是二詩皆失之雲
漢之章奎璧之文必有所麗終不渝悔然梁氏之子孫
與凡知梁氏者皆深惜焉今年氏潛之子蔡會試來北
京記憶聖製求吏部郎中程高書寫成卷俾臣直識
一言臣謂孔子作春秋以寓玉法百世之下不必見其
書凡今之所予者莫不以為榮今宸翰雖逸而睿詞具
在所以寵嘉梁氏而賁飾之者豈有窮哉梁氏子孫尚

永寶之

泊菴集
附錄

書珠林劉氏遡源錄後

羅欽順

珠林劉氏為吾邑右族其先在後唐時來自金陵逮宋而人才輩出衣冠宦業他族莫或先焉入國朝則有槎翁東原兩先生俱負重名槎翁受知高皇累官至權吏部尚書終國子司業東原晚歲乃起為豐城教諭堯卒於官詩禮之傳至于今不乏也東原五世孫經美服膺世德曰篤不忘嘗輯為遡源錄一書六世孫栝繕寫成帙而經美卒矣栝之父經助君以余嘗表章槎翁遺文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三十三

宜若為知言者特來請序夫懿德之好人情之所同也余何知敬受而闡之上下數百年間劉氏文獻之盛察然畢具前輝後映可敬可仰錄中有先德錄序數首余三復焉固此錄之之所本乎經美賢哉其可謂善述也已錄凡十有八卷字皆端楷首尾無一筆少蹤非用心之精專者不能經助隱居授徒學行淳篤寶藏此錄及東原遺文比之天球河圖然非其人未嘗輕出劉氏子孫之多賢於此亦可見矣夫為人後嗣者誠篤念其先世之美所以圖維紹述必將無所不周其至傳曰公侯

子孫必復其始將不於劉氏見之乎余魯且病弗能序其詳庸書此於末簡以俟

整菴存稿

題王改齋手翰

羅欽順

故翰林編修改齋王宜學平生磊落大節雖遠方俗子莫不知之若夫庸言細行率求無愧於聖賢之學吾黨或未必盡知也此卷乃其手筆凡十有三帖皆與其倩張律景陽者所致勗者惟道義始終無一私昵語凡世俗營營功利事未嘗輒汙簡牘非其志之素定養之素密其能然乎夫願學聖賢者無隱顯無鉅細無久暫惟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三十四

誠惟一而後能有所致改齋其有見於此矣吾黨之士得此卷而閱之則知其庸言細行一無所苟不但其大節之磊落而已景仰當何如哉景陽學敏行端夙有佳譽蓋誠知所取法以余為改齋知已特奉此卷請識一言余初識改齋於文字間契濶久之始獲一會輒忻然叩其所得因謂近時講學者其說不一只為心性二字難明改齋深以為然顧行役匆匆未及究竟又兩年而改齋逝矣使其尚在余得與之下上其議論未必不歸於一也今其手筆亦有及余講學之說者開合數四感

予入朝吳人如王太倉內閣深念之大夫左足入都門
當與異數大夫竟謝不通一刺此可觀夫天公以史
才方入玉署未得展其夙抱然兩地人命之惠無窮天
以有餘者報公之子孫今綿綿延延荷塘之隈詩書之
澤木艾大夫惠在東吳不減公兩地語曰天網恢恢不
在其身必在其後大夫宜高門以俟矣

鄒忠介
存真集

重建求仁書社新志跋

周 召

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若是乎仁也者為民生
日用之不可離者誰則可以不求乎然而知此者鮮知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三十六

此而即以此教人抑尤鮮余嘗遐思明鄉賢胡理學先
生督學楚蜀疏請歸里日聚鄉之縉紳衿士而講學焉
其耳提面命無多旨也月集鄉之父老子弟而講約焉
其誥誡獎勸亦無多旨也士庶佩其教感其德建堂江
畔為先生講業所邑侯唐公心切景仰造先生堂侍先
生側識先生意旨題其扁曰求仁書社誠非先生不能
以求仁之學倡非唐侯不能知先生所倡之在求仁也
邠邑志載求仁書社里人為胡直建班班可致也無何
兵燹之後書社竟成荒郊乙酉春初余與先生後裔胡

千子社友蔣輔聖胡次公族弟又加定一暨樂右文志
書九康次梁等赴郡季試得全二明經先生康浩基
曼兼共舟歸里行吟覺山寺右歷仁社故址恍覩當年
盛時車器觸目生感思復舊物用是東達十團老成樂
聖伯胡願子康達可蔣瓊山李伊美闕右文胡璇王張
卓群蕭少陵伯林等集議修復竊幸各姓踴躍捐貲刻
日興工計月落成規模如舊宏敞異前申明修約具呈
當道荷蒙郡邑批允相率次第舉行真千載一時也獨
是書社聿新其中規制不一而足若不編立新志不惟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題跋

三十七

美盛弗傳抑恐典物莫考於是康蕭二明經先生同學
諸友聚社謀議以纂修重任盡言委責予輩遜謝不敏
越今四載而書猶未成予因與胡蔣二君子暨族弟又
加慨然曰惟其遜謝而事弗成曷若身任而勸厥美遂
取應行事件彙輯纂訂如翻刻舊志換頂執事與講約
課文春秋社祭以逮增立新主配享等項不敢別為更
張期于酌古準今噫嘻憊也甚矣既無徇情懷私之嫌
差免情託勢壓之弊庶幾哉無一毫私意於其間可無
負當日求仁之旨與夫今日重修之意也夫至于理學

先生明約講學求仁于內外體用間者其存過省察之
端強恕求仁之事昔聖昔賢歷代大儒言之鑿鑿召何
人斯敢嘖詞哉敬承諸君子命撮修志數語以跋其後
求仁
志

說

勝殘去殺說

楊嘉祚

孔子以勝殘去殺屬諸善人不得已而教民即戎亦屬
諸善人夫善多端而最善莫大於好生不善亦多端而
最不善莫大於好殺殺機猛則生機絕生氣旺則殺氣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說

三十八

退必然之理也今天下林總百姓以寇殺億萬計以兵
殺億萬計以刑戮殺億萬計遂至干和召災以疾疫殺
以饑饉殺以河決殺億萬計也二十年來無日不殺無
地不殺籌國者無不欲以殺止殺毫無成效亦毫無變
計江右一片樂土亦不免為殺氣所侵僅未流血漂杵
如楚豫耳猶幸緩頰吏之死以溝止殺之方願及時與
未殺之百姓謀之曰以我生氣迎彼殺氣而已何謂生
氣曰毋操殺心毋行殺事而已毋操殺心須加一好生
之心以堅之毋行殺事須加一放生之事以矯之一念

好生念好生一事放生事事放生由一人以化一
由一家以化一鄉由一鄉以化一國由一國以化天下
甚至異類亦願好生放生余為此言乍聞似迂似誕而
非迂非誕也近日獻賊破和州屠城掠村殺人十餘萬
有一揮使家戒殺賊不至門門內十一人無一傷者若
無如是因果則聖人勸善之言無非虛誕而善無一勝
殘無一不勝將大地良民盡端坐而受殺豈理也哉作
勝殘去殺說

康熙志

璜溪釣者說

深潛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說

三十九

孟璜之所居有溪冷然而清人以其孟璜所居也故謂
之璜溪而孟璜亦自愛其溪之勝也因號曰璜溪釣者
孟璜溫厚而文信慎而敏以所學授徒于其鄉鄉之人
無與之忤者又安于貧不苟慕乎外此溪之所以得名
而託於釣者則其志之所在也或者謂孟璜曰子方壯
年誦詩書服古訓以明乎仁義之歸將必求聖賢之道
而寓意于深遠玩物理之微而潛心乎高明誠有得焉
則推之以行於時庶幾乎其志之得也此而不務乃屏
絕世事以擅夫山林之勝撫松篁於岩壑而觀魚鳥之

浮沈放身於閑逸以自託于耕釣之間此太平盛時仕而倦歸者所以逸其老任其情以恬于退者之事也而豈子之所宜為哉孟璜慨然嘆曰凡子之所言皆予心所欲夫舍富貴之樂而即乎貧賤昧行己之方而志于退藏此豈人之情哉顧以為得于己者誠有命焉則安于此者亦以俟乎命耳知其有命而不能安之此躁戾而貪冒者所以可嫉而可憎也而子將為我願之耶或者聞而喜曰君子哉孟璜也非所謂居易以俟命者耶世有鄭公之谷召公之墩嚴陵之瀨皆以其人而見重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說

四十

子無窮吾知璜溪之上清風悠然而可尚者不在于孟璜者哉余聞之為著其說以貽孟璜孟璜姓劉氏其居去余所居尚数十里鄉先生王伯洪其婦翁也先生于余有通家之好潛心篤學然不及仕又早喪而無子有婿而孟璜又不及見焉

洎菴集

曾與賢字說

梁

與賢名啟與賢其字也其名其字安在哉蓋取啟賢能敬承之謂也一日徵予為說以自勵予與與賢同遊于邑庠有文字好又累世通家其七世祖通判中愍公其

配銀氏實吾七世祖國子學錄公姪也方有宋盛時而
家衣冠鼎鼎聲華至今在人耳目忠愍之死直義勁氣
踔厲俊偉自足以表暴百世激餘波而振頽俗與曾騶
江蕭清節高風大節相上下歲時俎於鄉校貌似儼然
不可褻雖樵童牧子武夫悍卒聞其事猶毛髮森然寒
豎况在後嗣子孫獨可不日淬月礪思並美前聞人以
無忝其蹟而紹基其家乎况以賢丰家秀朗如渾金璞
玉一旦追而出之治而煖之琢之以為珩珉珊瑚璣範之
以為豪曹湛盧剗犀兕而極天下之利薦郊廟而致神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說

四十一

明之歆迨他時之利器而今日之奇寶何其美哉無愧
於古人斯無愧于忠愍無愧于忠愍斯無負于鄉校矣
尚庶乎正志以昌其氣博取以宏其中慎其所尚無自
隳以隨無止以不迪則續前人之耿光其名與實俱茂
矣是為說

洎菴集

銘箴贊

跨牛菴銘

黃庭堅

吉州泰和縣普覺禪院其東北皆修竹長老楚金開息
軒於竹間余作縣時嘗謂金為我結草菴於竹北金亦

經營經藏未暇也他日菴成予已去金知予隨食於四方不能有其菴也則自名曰跨牛而乞子銘金蓋學牧牛於鄧峰永永學牧牛於黃蘗南南無牛來者穿鼻焉永牧牛者也然其牧不勤其牛不煩金之牛純白矣跨而不敢下恐其蹊人之田余之與佛者遊觀蹊田之牛其角或謂如金之能自牧者蓋寡矣故作銘

惟水牯牛頭角堂堂以作意力徧行道場舉頭看月終不觀銘浮鼻渡河蹴蹋源底三界為田衆生為稻由我深耕世無寸草我跨此牛無繩無鞭要下即下馬後驢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銘

四十二

前山谷集

何侯廟鐘銘

陳謨

侯自元朝至元丙子內附之初來監治西昌實能父母其民保障其土故能廟食於茲百歲益虔聆嚮感通震於遠邇禮云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唯侯有焉先是廟有鐘鼓嚴祀朝夕洪武之初鐘毀不存十七年衆善集力興是範圍鳧氏告功非銘不永銘曰

唯侯之民功亦既銘於鼎鐘唯侯之廟貌非鐘不振耀鏗鉦鏜鞀金聲烈烈匪惟侯威乃彰厥德既鼓於宮亦

聞於野侯之出入有肅其駕彼蒲牢之吼徒驚於海隅
曷若此音輯定我民居侯有甘棠蔽芾於西昌我銘此
鐘千載不忘

空治志

玩易齋銘為蕭萊題

梁潛

有翼者齊亦孔之幽林木翳如春泉始流有翼者齋佳
卉環植彼玩易君子于焉以息左圖右書簡帙紛披未
畫之前其幾莫窺曰誠無為曰靜無欲天地之心庶乎
可復山川春涵雨露時施淵默霆奮孰測其幾魚躍于
困鳴寯在天既會厥理相忘於言素琴無絃尊則有酒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銘

四十三

薄言酌之以介眉壽

泊菴集

柳溪梁氏鐘銘

梁潛

潛以淺陋之才遭逢聖主竊官禁林兼侍青宮雖寵榮
之已至曾愧懼之敢忘家有老母一弟混又典教外郡
闔門食指之既繁仰事俯育之未遂於是念君親之恩
厚而報稱之未遑也凜乎其不能已而子弟輩猶或恃
其不可恃之身而恬不知戒可乎哉因鑄小鐘以警
夕而系之銘曰

惟惰與傲子匪攸聞惟恭惟敬乃裕厥身勿二其心師

于仁人克念厥訓永保有家

泊菴集

蕭氏鐘銘

梁潛

泰和城西柳溪之上為里人蕭元輔之所居元輔改築其廬宏壯而高明乃治鐵為鍾于家以祀于神明以警于昏暮而謂鍾者八音之宗衆樂之祖可以和精神人而格上下乃謁予為之銘且使後世子孫知作之所由始也元輔為人和易而恭敬事其祖母與母甚謹兄弟五人相友爱尤篤過其閭入于其家孝愛之聲相接也于是為之銘曰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銘

四四

有嚴渠渠有翼其楹有銑在懸喤喤厥聲衆律之準八音是則一考一擊百神來格鏗絃陶震揚聲聞于天何幽不即何隱不宣惟善之積氣乃至和氣感聲應降祥孔多敬之弗怠延于孫子粵千百祀無有窮已

泊菴集

資深軒銘

梁潛

凡厥有生上帝降衷四端萬善萃于厥躬不為知誘不為物移本源靜深惟我所資一為形役外詛內訐習矣不察窒焉不通君子反之潛心以道學問辯思由此深造為之不已日就月將優游厭飫勿助勿忘積之既久

理與心融不待勉強自得于中取之左右無往不逢如
賈之積靡求不獲如泉之深靡流可竭卓哉黃君先哲
是師學以為已道豈遠而我銘斯軒與君用歸

泊菴集

南臺寺鐘銘

郭子章

西昌六鄉南曰雲亭雲亭之半為冠朝里里故名層溪
吾郭之先其在宋景祐有子衆父同舉進士名冠於朝
因易故名是雲亭一大鎮會也鎮北有觀厥名太虛南
雄古刹是曰南臺南臺之派迤邐而西為西泉菴三方
鼎峙鐘磬參響護持七衆警衛百神寺創自晉永和之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銘

四十五

初圮於明嘉靖之季鶴苑光淪鷲峰影滅四十餘禩若
空若寂萬歷庚辰僧某來自五雲至止三顧偶聲飛錫
倅跡乘杯乃勝頽朽頓生慈悲化十方之福緣建三寶
之妙極全表岳岳玉刹煌煌遂使慧雲書歇不復騰慈
燈夜昏而繼胡梧岡墨石之上恍疑星宮雙龍天馬之
間宛如淨國其尤異者梵宇方壯震雷出豫香幡飄颻
忽結龍首其在經也善慧初生九龍空中吐清淨水豈
是日天龍八部放大光明邪如來骨節交結猶若龍盤
如來陰相鷲峰藏密其猶龍馬豈是日三十二妙相現

在幡首耶古德云供奉泥龍真龍降雨供奉凡
降福由斯以談南臺當與摩提乾慧爭嚴龍幡由共見
葉蓮華埒秀矣家大人傳里中長老語既闢禪地新鑄
洪鐘鐘必有銘銘必汝手以垂永世以祈福田某不敢
除飛沈想發菩薩願作如是銘銘曰

伊昔神瞽均鐘應復紀之以三平之以六黜過散越振
揚沉伏南臺莊嚴鴻鐘清穆筍象崇牙聲來天竺朝驚
洞龍夜動苑鹿慵我天表蕩我垢腹大破翳蕊宏開障
穀毋令貧梗毋為富戮風雨時至嘉生蕃育黍稷與與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銘

四十六

原野穰穰麓尋細伺大昭小覺四魔亂散三輪齊輓永
鎮方隅長鳴佛福

西江志

言箴

蕭岐

汝勿為直直言忤人汝勿為忠忠言危身惟忠惟直慎
其所投投非其人彼反汝尤懦其藏怒謂為汝容恨者
媿之乃遠汝凶出位之言汝以為德曾不歸汝益肆其
惑銘汝肺肝庶幾自懲汝如不懲不如無生

西江志

欺箴

蕭岐

人而欺天謂天不知汝曷不聞天高聽卑人而欺人

人不疑汝曷不知人各有私天人之間昧者幾希凡欺
之言祇以自欺無用之辨達者後之有容之量孰校其
非不以其迷祇益其嘻嗟汝勿欺念茲在茲

西江志

洗心箴

歐陽德

心本虛靈寧有方體無體奚污無污奚洗污之所由意
必潛起滯而不化太空雲翳洗之伊何惺惺獨知好惡
靡作自憚罔欺喜怒憂懼與物推移天高地下萬象無
為執方徇象以心洗心瞠目而視欲見其晴晴不可見
月失其常遂令懲噎餐廢卒狂聖訓孔昭繆迷厥指齋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四十七

戒神明敬哉勿二

西江志

拙齋箴

有序

梁混

泰和王先生存性持拙齋卷示余曰吾相忘于拙久矣
吾之不能為人巧猶人之不能為吾拙也夫任智術者
不可以語道全純朴者可以養其真吾平生言訥于口
不能效人之脂韋以媚世行未嘗先人亦不能毀方瓦
合以同俗故無以藩飾為聲名至于富貴利祿之場人
皆熙熙絜絜如登春臺吾獨赧然低回而去之吾之拙
孰有大于此者乎非有所悅慕而囊括以矯俗干名蓋

天性也于其箴之余聞古有抱樸守雌之士務修其
而讓之于外先生豈其人哉箴曰

凡厥有生稟賦難均善惡之機于此焉分君子循理由
仁義行不汨其真世以拙稱小人逞慙惟智術趨已鑿
其心世以巧譽拙為我德巧為我賊胡今之人不辯其
惑勗哉王君寧為拙逸黃帝遺珠象罔是拾勗哉王君
毋為巧使周人鑄鼎僇嚙其指我言非謬王君是箴景
行先哲毋貳尔心 坦菴集

贊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贊

四十八

上模曾氏五世圖贊

有序

羅欽順

此上模曾氏新廳一房五世圖也一世諱以浩號浩溪
二世諱楚芳號芳林芳林實新廳祖而圖始浩溪者本
其所自出也芳林三子季良季高季倫良號良心二子
士通士鑑高號高峰一子士敷倫號倫憲三子士賓士
士珍六士之行惟士敷甫最後餘如所書之次焉第
五世頗衆圖不能盡載載者僅三人首曰之儀良心孫
也次曰之相倫憲孫也又次曰之推高峰孫也於戲
謂盛矣蓋觀於此而其世德可徵焉欽順忝士舉

將拜瞻有素景仰無已謹序其世而系以詞詞曰
洵美芳林新廳之祖允淑浩溪芳林之父新廳之盛
始二公三季六士益介昭融比于元孫克承克似赫赫
家聲光延五世非仁曷守非義曷為雲仍千億爾祖爾
忠整菴存稿

詰對

鷹詰

王愈融

記稱仲春之月鷹化為鳩吾觀世之畜鷹者累千百無
有或化者豈天地之和氣與世運為消長耶鷹以其搏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詰

四九

擊之能佐人之好殺兩相入而殺機愈熾雖和氣甄陶
無如之何于此歎天地之窮也鷹生于野當其飽而嬉
乘風翱翔未嘗物物而殺之也饑而後肆其毒爾一入
於網羅為貴人所驅使指兔則搏指雉則擊凡蹄而走
翼而飛者遂無有逃乎鷹者矣斜陽日暮主人臂鷹牽
犬從者肩負雉兔血肉淋漓歡呼踴躍穿林而歸鷹之
羈紲如故明日集客割鮮誇遊獵之快無所加榮辱于
鷹飼肉數片日以為常亦未嘗計功加祿罰不能而節
損其食也或曰鷹不能主入必棄之中野鷹得脫其羈

索未可知是鷹之盡心擊搏以媚主人適所以繁也
也悲夫 竹亭集

宜園種樹對

王愈擴

予園中雜蒔樹不過取其花實已爾非將用以為棟梁
榱桷也然猶動吾之力而不置方其初移植於此也厚
其故土審其向背擇細土以實其根抵填淤泥為之滋
挹注灌溉之罔敢過不及焉其既活也又為之時其寒
暑量其燥溼剪薙其繁枝惡草去其蟲蠹蓋鋤鉏刀鉞
斧鋸之屬以鐵治者無或缺焉盆盎甕缶以陶冶者無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對

五

或缺焉護載而楛枉以木攻者又無或缺焉其勤若此
然後樂其美蔭擷其英華食其嘉實樹之効用于我者
不遠其材朝而夕焉吾亦忘於吾之所以為樹也一日
新移數樹客有過吾園者爪其膚以驗生死予訝而詰
之客曰此非郭橐駝之所戒耶犯其一何足以病若樹
今之樹藝者其置若棄亦可謂得其一爾樹豈有繁焉
者哉予聞之卻立良久退而歎曰嗟乎客之言通於治
士學古入官舉其全不徇其偏斯可以為治理矣以嚴
治者猛以寬治者弱樂清淨者怠喜操切者紛舉其半

而過其半未見其有能治者也明日客又至以其言
之客曰子亦知夫樹猶民耶吾將終言之今夫設吏以
養民猶之為天子灌圃也民之出粟米麻絲以供賦稅
猶之樹之花與實也撫字之不至率作之不力教訓之
不行亦可謂置之若棄矣何以保此民又其上者將以
公卿將相百執事亦從田間來者也猶之樹之為
木也樹將何以應彼柳子所言官命促爾耕
爾穫爾織而緒早織而縷字而幼孤遂而雞豚
豕而召之聚衆而誓之猶有勤民之心存也予嘿然

和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對

五十一

以對會童子移樹至客亦去遂各培之壅之以終焉

竹亭集

